

宋人所見『夷堅志』引文考——前四志を中心に——

陳 翀

はじめに

本稿は、主に現存する宋代の典籍に見られる洪邁『夷堅志』前四志（甲乙丙丁）の引用及び文字異同を調べたものである^{〔1〕}。なお、本調査は、宋代の文人が使用した『夷堅志』の版本形態及び受容の実態を明らかにする上で、現在前四志の祖本と見なされている宋刻元修本『夷堅志』（静嘉堂文庫蔵、以下宋本と称す）の伝本系譜及び伝承経緯をめぐる問題点を提起し、今後、これらの問題を解明する手掛かりを模索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

本文に用いる『夷堅志』は、現在比較的容易に見られる續修四庫全書所収の黄丕烈鈔本（静嘉堂蔵宋本の影鈔本、以下黄鈔本と称す）を文字考異の校本とし、合わせて宋本、清刊本及び清鈔本を参照した。また、考証文の末尾に、現在の通行本である何異校注本（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版）の頁数を附記する^{〔2〕}。宋代典籍のテキストは、以下の通りである。

①張鉉撰『皇朝仕學規範』（淳熙四年序南宋刊本を

底本・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以下四庫本と称す〕を参校本）

②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四庫本を底本・胡坤點校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本〔中華書局二〇一三年〕を参校本）

③王十朋撰『東坡詩集注』（四庫本を底本）

④吳曾撰『能改齋漫錄』（四庫本を底本・宋元筆記叢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を参校本）

⑤袁文撰『甕牖閒評』（四庫本を底本・宋元筆記叢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を参校本）

⑥趙興崧撰『賓退錄』（清乾隆十七年存恕堂仿宋刊本を底本・宋元筆記叢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を参校本）

⑦樓鑰撰『攻媿集』（四部叢刊初編本を底本・四庫本を参校本）

一 宋人所見夷堅甲志引文考

甲A『皇朝仕學規範』卷三十一「陰德」

〔1〕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

既臥①、覺床第間有②物逆其背、揭蓆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囊③、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④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曰、「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座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某月日劍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子⑤欲貨、則無有。急沿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其榜即還、訪林於上座。林具以告曰、「元珠具在、然不可但取⑥、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⑦。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爲己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爲林君祈福。林後登科⑧、至中大夫。生子又、字德新、爲吏部侍郎。

【案】此則見収夷堅甲志卷十二「林積陰德」。文字異同如下…①黄鈔本無「既臥」二字。②黄鈔本無「有」字。③「見一錦囊」、黄鈔本作「中有錦囊、又其中則錦囊」。④前夕、張元濟本・中華本校「明鈔本無『夕』字」。⑤黄鈔本「珠子」作「珠」。⑥此句張元濟本・中華本校「上句葉本作『然不宜私還』、明鈔本作『然不宜私取』」。⑦黄鈔本無「其」字。⑧張元濟本・中華本校「葉本多一『官』字」。（一一〇〇頁）

〔2〕衛仲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爲館職時、因病入冥府、立庭下俟命①。有②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爲他③檢一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

不檢、如何行遣。」三人曰、「渠已是合還、何必檢。

恐出手不得爾。」少年意不可回、呼朱衣吏諭意。吏

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以金書善字、黑者

白書惡字。少年指黑牌、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捧簿

書出④盈庭、即有⑤一秤橫前、兩⑥皆有杵。吏舉簿

實東杵、杵重壓至地、地爲動搖、衛立不能安。三人

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奈何。」少年

亦慘沮、有悔意。須臾曰、「更與檢善看。」吏又持

紅牌去。忽西北隅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

盤出、四人皆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

書、僅如筋大。吏持下實西杵、杵亦壓地、而東杵高

舉向空。大風歛起、捲其紙蔽天、如鳥鳶亂飛、無一

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坐。衛拱手曰、「仲達

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爲過惡、何由簿書充塞如此。」

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

即書之、何必眞犯也⑦。衛謝曰、「是則然矣。敢問

字、下多「然已灰滅無餘矣」一句。(一一三六頁)

(3) 明州定海縣人①蔣員外者、輕財重義、聞子姪中有②不肖鬻田產者、必隨其價買之。既久、度其無以自給、復舉以還、不取錢。已而又賣、既買又還、至有數四者。嘗泛海欲趨郡、偶③柁樓便旋、爲回風所擊、遂溺水。舟人挽其衣救之、不可制④。舟行如飛、方號呼次、遙見一人冉冉立水上、隨風至⑤舟所、視之、乃蔣也。急取之、問所以。曰、方溺時、覺有一物如蓬藉其⑥足、適順風吹蓬相送、故得至。人以爲積善報云。

【案】此則見收夷堅甲志卷第七「蔣員外」。文字異同如下…①黃鈔本「人」下有「大」字、張元濟本・中華本校「葉本無『大』字」。②黃鈔本無「中有」二字。③「偶」、黃鈔本作「往」。④「制」、張元濟本・中華本校「葉本作『得』」。⑤「至」、黃鈔本作「赴」。⑥「其」、黃鈔本作「吾」。(一一五四頁)

(4) 許叔微、字知可。眞州人。家素貧、夢人告之曰、「汝欲登科、須積陰德。」許度力不足、惟從事於醫、乃可、遂留意方書。久之、所活不可勝計。復夢前人來、持一詩贈之、其詞曰、「藥有陰功、陳樓間處。堂上呼盧、喝六作五。」既覺、姑記之於牘。紹興壬子、以①第六人登科、用升甲恩如②第五人③、得職官、其上陳祖言、其下樓材④。夢已先定也⑤。

伊陽縣小水鎮」。(一一二九頁)

(7) 「卷九十九」洪邁夷堅甲志云、「永康軍導江縣人王咨①者、以刻核彊鷙處官。紹興五年、爲四川都轉運司幹辦公事、被檄榷鹽於潼川路、王②躬詣井所、召民強與約、率令倍差認課。當得五千斤者、輒取萬斤。又約③來歲所輸不滿額者、籍其貲。王心知其不能如約規、欲沒入之、使官自監煎。既復命、計使以鹽額倍增、薦諸宣撫使、擢爲④利州路轉運判官、未幾死」。按『史』「咨今年方除陝西運判」、與邁所記差不同。蓋是時宣撫司除監司帥臣亦未嘗盡奏也。

【案】此則見夷堅甲志卷第十七「人死爲牛」。引文與黃鈔本文字異同如下…①王咨、黃鈔本作「王某」。②黃鈔本無「王」字。③黃鈔本無「又約」二字。④「擢爲」、黃鈔本作「得」。(一一四七頁)

(8) 「卷一百五十五」嶺南不雨事、以洪邁夷堅甲志脩入。『志』稱「紹興丙寅夏秋之間」。故因行在得雨。附見。

【案】此則見夷堅甲志卷第四「鼠災」。黃鈔本引文作「紹興丙寅夏秋之間、嶺南州縣多不雨」。(一一三〇頁)

(9) 「卷一百六十一」保寧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藍公佐卒。公佐奉祠居平江、其妻碩人王氏、忽生鬚數莖、長寸許。未幾、公佐與王氏繼亡、相去纔七十日。

已上出夷堅甲志。

【案】此則見收夷堅甲志卷第五「許叔微」。文字異同如下…①黃鈔本無「以」字。②「如」、張元濟本・中華本校云「葉本作『數』」。③黃鈔本無「人」字。④黃鈔本句末有「也」字。⑤黃鈔本「也」作「矣」、下多有「呼盧者、臚傳之義云」一句。(一一三八頁)

甲B『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5) 「卷十二」陳述事見王明清『揮塵後錄』而不甚詳、『日歷』全無首尾。(中略)按洪邁夷堅甲志「良字少張、英州人」。邁父嘗貶英州、此必不誤。明清云「良任至秘閣脩撰」。宣和詔旨「良七年自秘撰陞」。右文今從詔旨。但甲集稱「良建炎二年代還、復以他事爲轉運使、許君所劾、下廷尉」。與『日歷』不同、當考。

【案】此則見夷堅甲志卷第十「南山寺」。黃鈔本引文作「鄭良、字少張、英州人」。(中略)建炎二年代還、以他事復爲轉運使、許君所劾、下廷尉」。(一一八五頁)

(6) 「卷二十九」齊賢、宛句人、淳化中宰相。熊克『小歷』以虞卿爲建安人、而洪邁夷堅甲志云「虞卿、齊賢裔孫、居伊陽」、今從之。

【案】此則見夷堅甲志卷第十五「伊陽古瓶」。黃鈔本引文作「張虞卿者、文定公齊賢裔孫、居西京

此據洪邁夷堅甲志。

【案】黃鈔本夷堅甲志未收。考此則故事當與中華本夷堅志補卷二十一所收「藍氏雙梅」爲同一事。原文如下。「藍公佐良輔、紹興二十年奉祠居平江。所居園中梅一本、結實皆雙、謂爲嘉祥。未幾、妻王夫人生鬚數莖、長寸許、又以爲壽証、然是歲兩人皆亡、相去纔七十日。予姻家臧德材愷之爲徽州祁門宰、紹興二十七年初夏、縣圃有桃、著子矣、一巨枝忽粲然再花、德材嘉之、繪面刻石、邀往來文士作詩紀之。三子未有孫、採桃花之瑞、預爲立名。然至次年、乃以非罪爲部民所訟、下憲臺驗治、不能堪、快快而卒。地反物爲妖、茲可信矣」。(四一七四九頁)

二 宋人所見夷堅乙志引文考

乙A『皇朝仕學規範』卷三十一「陰德」

(1) 張文規、字正夫、筠州①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再調英州司理參軍。眞陽縣有民張五者②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圭、張運、張周孫等③保五追捕之。羣盜散走、獨張五拒抗不去、達殺之而取其貲。盜不得志、反以被劫告于縣。縣令吳邈欲邀功、盡取達、圭以下十一④人送獄、劾以爲強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圭、運二人病⑤死。既上府、事下⑥理院、文規察囚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脊、餘人但等第杖斃而已、圭、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吳⑦邈計不行、恚忿

歸番禺，嘔血死。文規雪冤獄，活十人，當得京秩。郡守方希覺以其老生無援，不^⑧剡奏，但以^⑨舉者遷撫州^⑩臨川丞，紹聖四年之官。明年夏四月癸卯，以驗屍感疾，遂困，勺飲不入口者一月，昏不知人。四體皆冷，喘息不屬，醫以爲必死^⑪。家人環泣待盡。越五月辛未，忽微作聲，索水飲，身漸能動，大言曰，「速差人般取舡上行李。」家人以爲狂^⑫，至夜半，神氣始定，乃言，「方病在床，聞一人呼云，『英州下文字。』」即出視之，有公吏三四輩曰，「攝官人照證事。」吾甚恐，不知其由^⑬，告以病篤乏力不能行，又無公服。吏曰，「彼中自有公服，已具舡岸下矣。」不得已與俱往，登舟^⑭頃刻，間已^⑮至英。入城^⑯，視井邑人物歷歷如舊，唯市中酒樓不見。問左右，曰，「焚之矣。」吏止之，令少待，曰^⑰，「俟取公案。」須臾而至^⑱，問何等文書，曰，「吳邈解胡達案也。」吾念邈死已久，何爲追我，方悟已死。稍行前，入大官府，門廡^⑲嚴峻，戈戟列衛甚整。有^⑳同行者十餘人，將入門，一卒持衣冠至，服而入。或告曰，「有持水漿來者，切勿飲，飲則不得還。」又前至一門，衛兵愈盛，方^㉑士數十，皆執斧鉞。果有持水至者，同行皆飲，吾辭以不渴。又易茶以來，復^㉒（張元濟本·中華本補作「辭」）之。其人怒曰，「何爲難伏事也。」遂^㉓復前行。追者先入門，出，引衆俱進。見^㉔殿宇樓觀，金碧相照，殿上垂簾，皆不敢仰視。潛問追者^㉕殿上爲誰，曰，「王^㉖。」俄傳呼，驅同行者使前，旋即摔去，最後方及吾。開簾內所問，果吳

邈事。一一以實對。王曰，「吾亦詳知，然必須卿至結正者。貴審實爾。」吾奏曰，「臣自勘此獄，使十人將死得生，獨不蒙朝廷賞^㉗」（黃鈔本此字闕下半，張元濟本·中華本補作「勞」），敢問其說。」王曰，「臨川丞即酬賞也。」吾曰，「^㉘准賞格，當改合入官，而今但用舉者循資耳。」王曰，「豈有舉主二人而遽得丞大邑乎。」蓋吾初得三^㉙薦章，既赴部，而廣東提刑王彭年者已不可用，不謂冥間知之如此之的。遂奏曰，「官職既有定分，願以微功少延壽數。」即聞殿上索簿，俄有^㉚吏抗聲云，「已蒙王判。」則見文書自簾出，^㉛（張元濟本·中華本補作「降付」）衛者，引吾至所司。遙見吳邈荷校於簾^㉜，^㉝（張元濟本·中華本補作「下，而」）朱圭，張運立其傍。吾借書欲觀，衛者不可，曰，「至司則見矣。」指司吏曰，「此濮州舉人也，行已正直，明法不第，故死得主判于此。」至司，揖吏問所判。吏出示，紙尾有添一紀三字。吾佯爲不曉，以問吏。吏曰，「子宿學老儒，豈不曉一紀^㉞之義乎，^㉟十二年也。子有雪活十人之功，故王以一紀^㊱報子，此人間希有事也。適在王所，聞子應對，王甚喜。夫上帝好生而惡殺，『經』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云，「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引此類數十端，不能盡記。」吾從容謂之曰，「公本貫濮州邪。」吏愕曰，「何以知之。」吾笑曰，「平生聞濮州大鍾，果有之乎。」京師人戲語有濮州鍾。吏作色曰，「此非戲所，勿輕言。」復引出，至殿下，叩簾奏訖，吏舉手^㊲令退。吾又前白曰，「適

蒙判增一紀，今六十七矣，計其所增，當至七十九。然先父壽止七十八，豈有人子而壽過其父乎。」王曰，「不然。人壽短長，係乎所修，父子雖親，不必同也。」遂拜謝而出。見^㊳廊下一大門，守衛嚴密，吏曰，「都獄門也。其間各有獄，凡貪淫殺害，嚴刑酷法，讒譖忠良，毀敗善類，不問貴賤久近，俱受罪于此。」欲入觀，不可。望見^㊴門內一僧持磬，吏曰，「道冥和尚也。凡人冤魄皆此僧導引。」廊上有欄楯，如州縣所謂沙子者。其間囚亦多，一女子年十七八，呼曰，「聞官人得歸撫州，煩爲白知州許朝散，云十二娘至今未得生天，願營功果救拔我，朝散將來亦解保舉官人。」吾默思，許守今年舉狀已盡，安能及我。俄聞傳呼張文規與罪人通語言，驅至王所。王問焉，以實告。王曰，「能爲言之，理無所碍。彼此當有利益。」吾遂行，恐忘女子之言，又至司，就吏借筆，書十二字於臂。急趨出，見元追者，引登舟。行至一城，乃南雄州也。有黃衣來報，方提舉已死，追至此。乃^㊵英守方希覺者，見提舉江西常平。吾猶意其在英時不保奏鞠獄事，走卒妄言悅我以求利。詰其所在，曰在某所，往求之，不見。復登舟，即抵岸，送者推出舡，遂寤，視臂間十二字，隱隱若存。」時病已經月，腰膀間肉壞見骨。善醫者以水銀粉傅之，肌肉立生。許朝散者，臨川守許中復也。十二娘者，乃其兄之女。聞其事，爲誦佛書，飯僧薦之。而方希覺者，以文規甦後始死，蓋氣未絕時，精爽已逝矣。文規在告幾百日，漕司以爲不勝任，檄郡守體量，將罷之。許守具

事實保明，言病愈，已堪釐務，乃悟女子所謂保舉及王言彼此利益之說。後有客自英來云，「市樓果爲火所毀。」明年，文規以通直郎致仕。^㊶大觀二年，七十八矣^㊷。夢一羽衣來云，「向增壽一紀，今數足矣。陰君以公在英州嘗權司法，斷婦人曹氏斬罪降作絞刑，又添半紀。」文規寤而思之，曹氏者，本罪當斬，欲全其首領，故以處死定斷。既去官，刑部駁問，以爲失出，偶事在赦前，又王^㊸氏已死，無所追正，但索印紙批書而已。至政和四年乃卒，年八十三。考其再生及夢，凡增一紀有半，當得十八年，而只十六年者，蓋自生還之歲至得夢時，首尾爲一紀，又自夢歲至終年爲半紀云。

【案】此則見收夷堅乙志卷第四「張文規」，文字異同如下：①黃鈔本無「筠州」二字。②「眞陽縣有民張五者」，黃鈔本作「眞陽縣民張五」。③黃鈔本「等」下有「率」字。④黃鈔本「一」作「二」。⑤「病」，黃鈔本作「庾」。⑥黃鈔本「下」下有「司」字。⑦黃鈔本無「吳」字。⑧黃鈔本「不」字下有「爲」字。⑨「以」，黃鈔本作「用」。⑩黃鈔本無「撫州」二字。⑪黃鈔本無「四體皆冷，喘息不屬，醫以爲必死」一文。張元濟本·中華本校「說郛」多「四體皆冷，喘息不屬，醫以爲必死」十三字。⑫黃鈔本無「家人以爲狂」一文，張元濟本·中華本校「說郛」多「家人以爲狂」五字。⑬黃鈔本無「甚恐不知其由」六字。⑭黃鈔本無「登舟」二字。⑮黃鈔本無「已」字。⑯黃

鈔本無「入城」二字。¹⁷黃鈔本無「少待曰」三字。¹⁸「至」黃鈔本作「回」。¹⁹「廡」，張元濟本、中華本校「說郛」作「簾」。²⁰黃鈔本無「有」字。²¹「方」，黃鈔本作「力」。²²黃鈔本無「也」字。²³黃鈔本無「見」字。²⁴黃鈔本無「追者」二字。²⁵黃鈔本「王」下有「也」字。²⁶黃鈔本「曰」字下有「若」字。²⁷黃鈔本「三」字作「二」字。²⁸黃鈔本無「俄有」二字。²⁹黃鈔本無「一紀」二字。³⁰黃鈔本「乎」下有「一紀」二字。³¹黃鈔本「一紀」作「是」字。³²「舉手」、黃鈔本同。張元濟本、中華本校「上」二字「說郛」作「牽吾」。³³黃鈔本無「見」字。張元濟本、中華本校「說郛」多一「見」字。³⁴黃鈔本無「見」字。張元濟本、中華本校「說郛」多一「見」字。³⁵「乃」、黃鈔本作「蓋」字。³⁶黃鈔本「大觀」前有「至」字。³⁷黃鈔本作「年七十八」。³⁸黃鈔本「王」作「曹」字。³⁹（一一二一～二四頁）

（2）張成憲，字維永，監陳州糧料院。時宛邱尉謁告，暫攝其事，捕獲強盜兩種，合十有五人，送于縣。具獄未上，尉即出參告，白郡守，求合兩盜爲一，冀人數滿品，可優得京官。郡守素與尉善，許諾，以諭張。張曰：「尉欲賞，無不可，若令竄易公牘，合二者爲一，付有司鍛^①鍊遷就，則成憲不敢爲。」郡守不能奪，尉殊忿恨，殆成仇怨。後十二年，張爲江淮

發運司從事，設醢茅山，夜宿玉宸觀，夢其叔告曰：「陳州事可保無虞，但不可轉正郎。」已而至殿庭，殿上王者問曰：「陳州事尚能記憶否？」對曰：「歷歷皆不忘，但無案牘可證。」王曰：「此中文籍甚明，無用證^②。」既出，見二直符使各抱一錦綢與之，曰：「以此相報。」張素無子，是歲生男女各一人。又七年，轉大夫官，得直祕閣而終。並出夷堅乙志。

【案】此則見收夷堅乙志卷第十七「張成憲」，文字異同如下：①「鍛」黃鈔本作「鍛」。②「證」黃鈔本作「許」。（一一三〇頁）

乙B『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3）（卷十三）建炎二年二月乙卯朔，言者請令羣臣入對具所得。上語除機密外關治體者悉錄付史官，從之。直祕閣京東轉運判官柴天因爲本路轉運副使兼知青州主管京東東路安撫兼提刑司公事。天因、開封人。天因、見洪邁夷堅乙志。

【案】此則見夷堅乙志卷第十九「二相公廟」。黃鈔本引文如下：「崇寧二年，毗陵霍端友、桐廬胡獻可、開封柴天因三人求夢，皆得詩兩句」。

（4）（卷一百三十五）故左宣教郎董國度，特贈左朝奉郎。國度、德興人，宣和末中進士第，調膠水簿。會北邊兵動，乃留其家於鄉。敵陷中原，國度棄官走村落。居數年，有俠士以海舟載之南歸。國度至，行在上書言利害，調宜與尉。秦檜與之有北方之舊，自

改京官，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至是卒，特贈四官，錄其子仲堪。夷堅乙志載俠客事甚詳，今不盡取。

【案】此則見夷堅乙志卷第一「俠婦人」。黃鈔本引文如下：「董國度，字元卿，饒州德興人，宣和六年登進士第，調萊州膠水簿。會北邊動兵，留家於鄉，獨處官下。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中略）得添差宜興尉。踰年，客果以妾至。秦丞相與董有同陷虜之舊，爲追叙向來歲月，改京秩，幹辦諸軍審計。纔數月，卒。秦令其母汪氏哀訴於朝，自宣教郎特贈朝奉郎，而官其子仲堪者。時紹興十五年五月云。」（一一九〇～一九一頁）

（5）（卷一百四十七）河決濟州，惟金鄉縣獨存，金人移州治縣此。據洪邁夷堅乙志，附見。乙志又載風捲金鄉縣事甚怪，今不盡載之。

【案】此則二事皆見夷堅乙志卷第十六「金鄉大風」。黃鈔本引文如下：「濟州金鄉縣，城郭甚固，陷於北虜，紹興壬戌歲，有人中夜扣城門欲入，闔者不可，其人怒罵久之，曰：『必不啓關，吾自有計。』忽大風震天，城門破裂，吹闔者出城外。一縣室屋，皆飛舞而出。自令丞以下，身如御風而行，不復自制，到城外乃墜地。是歲州爲河所淪，一城爲魚，而金鄉獨全，遂爲州治。」（一一三〇頁）

（6）（卷一百四十七）初，陝西連歲不雨，至是涇渭滿溢皆竭，五穀焦槁。秦民無以食，爭西入蜀。川

陝宣撫副使鄭剛中以誓書所禁，不敢納，皆散去餓死。其壯者，北人多買爲奴婢，郡邑蕩然矣。此據洪邁夷堅乙志。

【案】此則不見今存諸本所收。

（7）（卷一百五十三）（紹興十有五年）辛酉，武信軍承宣使添差，江南西路兵馬鈴轄兼安撫司統制程師回陞本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洪州駐劄。時師回統兵戍贛，上會詔歸北境人，而師回有親兵數百，憚不欲行。守臣祕閣修撰薛弼論之曰：「公從卒多，不可庇。公能遣此屬，朝廷必多公。若庇不遣，原闕四字責矣。」師回承命，既而省符趣，師回就道遂去。師回舟行過大孤山，舟人告：「毋作樂，恐龍怒。」師回故命其怒，奏蕃樂，少頃黑雲四合，有物湧波間，目如金盤。師回射中其目，即還入水，風亦息，安流而濟，人皆服其勇。（以下注）此以洪邁夷堅乙志及熊克『小歷』參修。但邁以爲紹興十二年事，而克繫之十三年，則皆誤也。按薛弼以紹興十三年八月除知虔州，今年五月移廣州，當此時弼固在任。意者師回統戍日久，故用改除，使之離去耳。五月戊午白常指揮略同，更須參考。

【案】此則見夷堅乙志卷第十五「程師回」，黃鈔本引文如下：「燕人程師回，既歸國，爲江西大將，紹興十二年，朝廷遣還北方，舟行過大孤山下，舟人白：『凡舟過此者，不得作樂及煎油，或犯之，菩薩必怒。』師回曰：『菩薩爲誰。』不肯言，逼

之再三、乃以龍告、師回嘻笑曰、「是何敢然。龍居水中、吾不能制其所爲。吾在舟中、龍安能制我。」命其徒擊鼓吹笛奏蕃樂、燒油燂魚、香達於外。自取胡牀坐船背、陳弓矢劍戟其旁。舟人皆相顧拊膺長歎曰、「吾曹爲此胡所累、命盡今日矣、奈何。」時天氣清明、風忽暴起、噎霧四合。震霆一聲、有物在煙波間、兩目如金盤、相去僅數十步、睨船欲進、威容甚猛。師曰、「所謂菩薩者、乃爾邪。」引弓射之、正中一目。其物卻退、睚眦入水中。未幾、風浪亦息、安流而去、人皆服其勇。江行人相傳以烹油爲戒、云「蛟螭之屬、聞油香則出、多騰入舟、舟必覆、或至於穿決堤岸乃去。」師回所射、蓋是物也。〔一一三五頁〕

乙C『東坡詩集註』卷十一

(8)「次韻舒堯文祈雪霧猪泉」詩「銜氷吐雹何時足」句注：叔度、夷堅乙志、劉居中隱嵩山巔、有大蜥蜴數百、皆長三四尺、人以食就手飼之、拊摩其體、滑膩如脂。一日、聚繞水盃邊、各就取水、纔入口即吐出、已圓結似彈丸、積之于側。俄頃間纍纍滿地、忽震雷一聲起、彈丸皆失去。明日、人來言昨午雨雹大作。乃知蜥蜴所爲者此也。

【案】此則見夷堅乙志卷第十三「嵩山三異」。黃鈔本引文如下、「劉居中、京師人、少時隱於嵩山、居山巔最深處。(中略)大蜥蜴數百、皆長三四尺、人以食就手飼之、拊摩其體、膩如脂。一日、聚繞水盃邊、各就取水、纔入口即吐出、已圓結似彈丸、積之于側。俄頃間纍纍滿地、忽震雷一聲起、彈丸皆失去。明日、人來言昨午雨雹大作。乃知蜥蜴所爲者此也。」

聞鬼畏革帶、即取以縛妾、扶置床。(下略)。(一一二五〇～一二五一頁)

(11)針指二字、本俗語。夷堅乙志採而用之、亦自不惡也。其記婺州民女書云、「夜與母共寢、晝則作針指于牖下」。

【案】此則不見今存諸本所收。考「針指」一語、又見夷堅丙志卷第八「無足婦人」、其文云「士歸語其妻、妻亦惻然、取致其家、爲之沐浴更衣、調視其飲食、授以針指、敏捷工致」、與上引故事非同一也。

乙F『賓退錄』卷六

(12)唐白樂天亦有詩云「近有人從海上回、海山深處見樓臺。中有仙龕虛一室、多傳此待樂天來。」夷堅乙志又載方朝散爲玉華侍郎、事甚詳。方之名不著於世、故不錄。

【案】此則見夷堅乙志卷第十一「玉華侍郎」、黃鈔本引文如下、「莆田人方朝散、失其名、政和初、爲歙州婺源宰。(中略)帝覽之大喜、擢列第一、拜爲修文郎、專以文字爲職、繼有玉華侍郎之命、同寮十八人、皆上清仙伯也。(下略)」。〔一一七二～一一七三頁〕

I 夷堅丙志

水盃邊、各就取水、纔入口即吐出、已圓結如彈丸、積之于側。俄頃間纍纍滿地、忽震雷一聲起、彈丸皆失去。明日、山下人來言昨正午雨雹大作。乃知蜥蜴所爲者此也。(下略)。(一一二九六頁)

乙D『能改齋漫錄』卷八「董穎襲陳知默詩」

(9)洪景盧夷堅乙志記董穎詩「雲壑釀成千嶂雨、風蘋吹老一川秋」。上句蓋襲陳知默詩耳。陳云「雲埋山麓藏秋雨、葉脫林梢帶晚風」。

【案】此則見夷堅乙志卷第十六「董穎霜傑集」、又見吳玕撰『優古堂詩話』、引文同。黃鈔本引文如下、「饒州德興縣士人董穎、字仲達、平生作詩成口(張元濟本·中華本補作「癖」、每屬思時、寢食盡癡、詩成、必編以示人。嘗有口(張元濟本·中華本補作「警)」語云「雲壑釀成千嶂雨、風蘋吹老一汀秋」。蒙口(張元濟本·中華本補作「韓」)子蒼激賞、徐師川爲改「汀」字爲「川」、汪彥章曰、「此一字大有利害」。目其文曰『霜傑集』。(下略)」。〔一一三一九頁〕

乙E『甕牖閒評』卷六

(10)夷堅乙志云「鬼畏革帶」、非也。鬼何由畏革帶、夫人之死不繫革帶者、蓋帶乃牛革爲之、不欲以人尸與牛革混雜耳、而非畏革帶也。

【案】此則見夷堅乙志卷第八「秀州司錄廳」。黃鈔本引文如下、「秀州司錄廳多怪、(中略)公素

丙A『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1)「卷六十三」洪邁夷堅丙志、紹興初、韓叔夏璜以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歸、有旨令詣都堂以職事①白宰相。時朝廷草創、官府儀範尚疎畧。兩浙副漕徐大夫者、素以簡倨稱、先在客次、視②韓綠袍居下坐、殊不顧省、久之、乃問曰、「君從甚處至此。」韓答③曰、「自④湖外來。」徐曰、「今日差遣不易得、雖見⑤廟堂、於事⑥亦何所濟。」少焉朝退、有省吏過廡下⑦、徐見之、拱而揖曰、「前日指揮某事、已即時⑧奉所戒。」吏方愧謝、望見韓、驚而去。徐固不悟、繼復一人至、其語如前、俄有⑨趨避。而丞相下馬、直省官抗聲言「請察院」、徐大駭、急起欲謝過。方冬月⑩燎爐在前、袖拂湯餅什、衝灰蔽室、因不暇致一語。韓既退⑪、除右司諫即具以所見⑫劾之、以身任使者、媚事胥徒、遂放罷。

【案】此則見夷堅丙志卷第十八「徐大夫」、文字異同如下、①黃鈔本無「以職事」三字。②「視」、黃鈔本作「眠」。③黃鈔本無「答」字。④黃鈔本無「自」字。⑤「雖見」、黃鈔本作「縱見得」。⑥黃鈔本無「於事」二字。⑦「有省吏過廡下」、黃鈔本作「省吏從廡下過」。⑧黃鈔本無「時」字。⑨「有」、黃鈔本作「亦」。⑩黃鈔本無「方冬月」三字。⑪「韓既退」、黃鈔本作「是日韓」。⑫「見」下黃鈔本有「奏」字。〔一一五一～一一五二頁〕

(2)「(卷一百八十)」是歲、宗室訓名二十有一人、刑部斷大辟四十七人、賜道人黃元道號達眞先生。元道、成都民家子、生得中風疾、遇異人而愈。自是、言人休咎或中、能啖生肉。上召見、御製贊賜之。此據洪邁夷堅丙志。

【案】此則不見今存諸本所收。考黃達眞乃夷堅乙志卷第十二「秦昌時」「成都鑄工」「武夷道人」「龍泉張氏子」四事之提供者。

丙B『攻瑰集』卷五「桃園圖」

(3)夷堅丙志載桃園圖畫事甚詳、曾茂昭尚書以所藏墨本題識其上、後見遺余、益信夷堅之說不誣、作長句以謝。

【案】此則見夷堅丙志卷第六「桃源圖」。(一一四—三頁)

II 夷堅丁志(無)

III 附・宋代以後文獻所見夷堅志前四志引文考

附A明・朱橚撰『普濟方』(四庫本)卷二百七

(1)夷堅甲志方、昔虞丞相自渠州被召、途中冒暑得疾、泄瀉連月、夢壁間有韻語藥方一紙、讀之數過、其詞曰、「暑毒在脾、濕氣連脚。不泄則痢、不痢則瘡。獨煉雄黃、蒸餅和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作治療、醫家大錯。」如方服之、遂愈。

【案】此則不見今存諸本所收。考此則故事又見引

於明・王肯堂撰『證治準繩』卷三十、明・張介賓撰『景岳全書』卷二十四、清・徐大椿撰『蘭臺軌範』卷四、「治泄痢方百一選方」等。又、考故事中所提「虞丞相」、見夷堅丙志卷第三「楊抽馬」、夷堅丙志卷第十七「劉夷叔」。

附B明・王鏊撰『姑蘇志』(四庫本)卷五十九

(2)庵曰慶雲、至今遺址尚存。夷堅乙志。

【案】此則不見今存諸本所收。

附C明・曹學佺撰『蜀中廣記』(四庫本)卷七十三

夷堅丙志云、青城①以二月望為道會、四遠畢至。巨室張氏、唐氏輪主之、既集閉門②、罷乃啓籙③。衆④方齋、有道人扣門、闔者止之、乃下茶肆、脫笠掛壁間、曰、「為我視此、隨當復來。」少頃、笠旋如輪。驚報觀中、揭之下有詩云、「偶乘青帝出蓬萊、劍戟崢嶸遍九垓。綠履黃冠俱不識、為留一笠不沉埋。」衆相視悔恨。

【案】此則見夷堅丙志卷第三「道人留笠」。(一一三—八六頁)

附D元・陸友仁撰『研北雜志』(四庫本)卷下

(3)陳同父叙中興遺傳所載龍伯康、趙次張事甚偉、今備錄之、以廣異聞。初龍可伯康遊京師、輩飲市肆、方叫呼大噉。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臂、迫與共飲之。按、夷堅丙

志云、可字仲康、東平人。達於易學、逆知未來事。其說汴都不守之兆、與此頗合、但其字不同耳。次張、靖康初、以太學生李丞相綱薦為張所叅謀官、白衣在諸屬官之右、時所辟皆卿監、次張後得一承直郎、喜談兵論事、所著兵書甚多、自云有授而行也。

【案】此則見夷堅丙志卷第十四「龍可前知」。(一一四—八六頁)

附E清・王士禎撰『居易錄』(四庫本)卷二十八

(4)夷堅丙志云、青城老澤、平時無人至其處。關壽卿與同志七八人、作意往遊。未到二十里、日勢薄暮、鳥鳴猿悲、境界淒厲。久之、山月稍出、花香撲鼻。諦視滿山、皆牡丹也。幾二更、乃得一民家、老人猶未睡、見客至、欣然延入、布席而坐。少頃、設麥飯一鉢、菜羹一盃、揖客坐食、翁獨據榻正坐。俄出一物如小兒狀、置於前、衆莫敢下箸、獨壽卿壁食少許。翁曰、「儲此味六十年、規以待老。今遇重客、不敢藏、而皆不顧、何也。」取而盡食之、曰、「此松根人參也。」

【案】此則見夷堅丙志卷第四「青城老澤」。(一一三—九二頁)

附F明・胡我琨撰『錢通』(四庫本)卷三十一

(5)夷堅丁志云、武寧縣有復唐村、乾道己丑一日、白晝大雷雨。牧童見電光中龍鬬、良久、震霆數聲、二龍奔、解一物如車輪、自半空墜入田中。衆童競取

之、其光漸微、大僅若鳬卵、圓明如珠。富人余氏易以數十錢、映空而視、中有形如好女。

【案】此則見夷堅丁志卷第十九「復塘龍珠」。(一一六—九八頁)

結び

以上の考証に基づけば、現存する宋本所収記事の篇目は、張鉉、李心傳をはじめとする洪邁と同時代の南宋文人が緝いた洪邁刊刻の『夷堅志』とある程度合致しているものの、本文に多くの文字異同が存在しているため、決して同一版本ではないことが、ほぼ断定できらるであろう。以下、上記の調査結果を踏まえながら、張鉉、李心傳らの南宋文人が見た『夷堅志』についても、些か考察を加えてみたい。

まず、張鉉(一一五三—一二二一頃、字功甫)『皇朝仕學規範』卷三十一「陰德」に、甲志から「林積陰德」「衛達可再生」「蔣員外」「許叔微」の四篇、乙志から「張文規」「張成憲」の二篇、計六編を引用したことが確認できた。ちなみに、該書の巻頭に附した「仕學規範編書目」に、次のような記録が窺える。

夷堅志甲志 洪邁景廬
夷堅乙志

また、『皇朝仕學規範』の序文に記されている淳熙四年(一一七七)という制作年から、本書の編成は淳熙四年以前のことであると思われる。だとすれば、張鉉が使用した『夷堅志』テキストは、概ね乾道二年(一一

一六六）刊會稽本、或いは乾道八年（一一七二）刊改定版の贛本（去五事、易二事）のどちらかと推定できる^{〔3〕}。ちなみに、張鑑が引用した記事の本文は、現存する宋本と多くの文字異同が見られ、兩者の間にすでに一定の隔たりが生じていたことがわかる。つまり、張鑑が見た『夷堅志』甲乙両集本（會稽本或いは贛本）は、現存の宋本より、洪邁自身が刊行したテキスト当初の原型により近いものであるとも考えられる。

同じような傾向は、李心傳（一一六七～一二四四、字微之、又伯微、號秀岩）の『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からも窺える。なお、現存輯本の卷四十六に、「洪邁夷堅已志」から引用した記事が存在しているため^{〔4〕}、李心傳が見た『夷堅志』は、『宋史』『藝文志』に記された「（洪邁）夷堅志六十卷 甲乙丙志、夷堅志八十卷 丁戊己庚志」という前七志の前後集本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5〕}。

確かに、『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における『夷堅志』前三志記事の言及は、断片的な引用、或いは原記事の纏めに止まる。しかし一方、「人死爲牛」^{〔甲B（7）〕}、「俠婦人」^{〔乙B（4）〕}、「徐大夫」^{〔丙A（1）〕}などの記事に対する校勘によって、宋本との間に数少ない文字異同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が明らかに。さらに、「藍氏雙梅」^{〔甲B（9）〕}、「陝西不雨」^{〔乙B（6）〕}、「達眞先生」^{〔丙A（2）〕}などの記事は、宋本をはじめとする現存の諸本に収録すらされていない^{〔6〕}。これによって、李心傳が見た『夷堅志』前三志六十卷本は、現存の宋本とかなりの隔た

亦缺。其後按、魯論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祝公蓋庶乎近之。

張丑の確認によれば、祝允明鈔本の底本は、『文獻通考』に言及された『夷堅志類編』三卷の宋鈔本であることがわかる。ちなみに、『文獻通考』に記した『夷堅志類編』三卷は、奇しくも同じく陳日華『夷堅志類編』の残欠本である^{〔10〕}。

以上の分析を踏まえると、現存の宋本と陳日華『夷堅志類編』との伝承関係について、宋本の具体的な刊行時期を含め、一から検証し直す必要があるといえよう。今後は、まず、宋本に見られる刻工の名前を手掛かりとし、各巻の刊刻時期及び場所の確定を試みる。そして、陳日華の文学・出版活動を明らかにし、彼が編纂した『夷堅志類編』は、宋本及び祝允明鈔本との間に、如何なる継承関係を有しているかを、可能な限り追究していきたい。

注

〔1〕但し、今回の調査は、『容齋隨筆』をはじめとする洪氏一族の著作は含まれてない。洪氏一族における『夷堅志』の受容に関する考証は、他稿に譲る。

〔2〕本文が参照した諸本は、以下の通りである。

＊『宛委別藏』所收清・阮元編『夷堅志』（鈔本）

＊十萬卷樓叢書所收陸心源編『夷堅志』（刊本）

＊張元濟編『新校輯補夷堅志』（民国十六年商務印書館

りを有していることが看取できる。

さらに無視してはならないのは、張鑑が引用した『夷堅志』記事の本文は、宋本と一定の距離を有しているものの、元代に編纂された『說郛』（涵芬樓一百卷本）卷九七「夷堅志陰德十卷」に選録された篇名及び本文とはほぼ一致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12〕}。両本の校合によって、張鑑が引用した記事は、本人の手によって改作されたものではなく、忠実に洪邁の原書を抄録したものであることが証明される。また、『說郛』に採用された「夷堅志陰德十卷」は、陳日華が編纂した『夷堅志類編』の中の一編であると想定できるが、陳日華本がすでに散佚しているため、疑う余地が残る。

また、周知のように、現存する『夷堅志』前四志のテキストには、宋本以外に明代文人の祝允明鈔「夷堅丁志」も存在している。祝允明鈔本については、従来洪邁自ら刊行した「夷堅乙志」の転写であると比定されている^{〔8〕}。しかしながら、先行研究には全く言及されていないが、実はこの祝允明鈔本の底本については、すでに明代の文人張丑が、その著作の一種である『眞蹟日録』（四庫本）卷五に、次のような興味深い見解を示している^{〔9〕}。

葑溪張氏舊藏祝希哲小楷手錄夷堅丁志三卷、計二十七紙、其字約及萬言、全法二王、精謹可喜。按文獻通考云夷堅志類編三卷、即此書也。希哲翻錄宋人手鈔、故仍其名耳。惜第三卷不完、或曰宋本

涵芬樓刊本、一九八〇年中文出版社影印本）

なお、宋本の清鈔本は、他にも蔵元照嘉慶九年鈔本がある。但し、該本は現在台湾国家圖書館に所蔵されているため、現段階では未見である。静嘉堂宋本は、九州大学附属図書館文系図書室所蔵のマイクロフィルムを使用した。

〔3〕贛本の改定に関する洪邁の言及については、文末に附録した宋本書影を参照。また、『夷堅志』の編纂及び出版については、拙稿「洪邁の死と『夷堅志』の偽書疑惑——『宋史』洪邁伝に記された卒年をめぐって」（伊原弘・静永健編『南宋の隠れたベストセラー『夷堅志』の世界』、アジア遊学一八一、勉強出版二〇一五年版）に附録した「洪邁夷堅志・偽書夷堅志編纂出版年一覧表」を参照。

〔4〕但し、現存す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は、李心傳が編纂した原本ではなく、清代の四庫館臣が『永樂大典』によって抄出した輯本である。なお、記事の全文は以下の通りである。「洪邁夷堅已志、當塗圭田最厚民事、清簡居官者樂之、紹興初、遇守郭偉滿秩、不遣吏卒迎新。新守方承不能俟迎人、拏舟徑至。郭閉子城拒之、云己申朝廷、乞補謁告月日。方君乃借用兵馬司印、莅事於班春堂。監司具奏其狀、兩人皆罷去。按邁所記本末差誤、今不取。」

〔5〕『宋史』（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版）卷二〇六「藝文五」を参照、五二二七頁。

〔6〕ちなみに、宋代の文獻そこではないが、元明時代の文獻においても同様な傾向が窺える。これについては、附篇の附A（1）と附B（2）を参照。

〔7〕このことについて、張元濟本及び中華本の文字校勘にも言及されている。乙A（1）「張文規」に記された張元濟校語を参照。

〔8〕張祝平「夷堅志的版本研究」（『夷堅志論稿』、中国文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同氏「祝允明明鈔本『夷堅丁志』對今本『夷堅乙志』的校補」（『文獻』二〇〇三年第三期）、潘超「上海圖書館所藏明鈔本『夷堅志乙志』について―洪邁の改作経緯に着目して―」（『日本中国学会報』第六十七號、二〇一五年）、同氏「明鈔本『夷堅志』と通行本の文字異同に関する一考察」（『地球社會統合科學研究』六號、二〇一七年）などを参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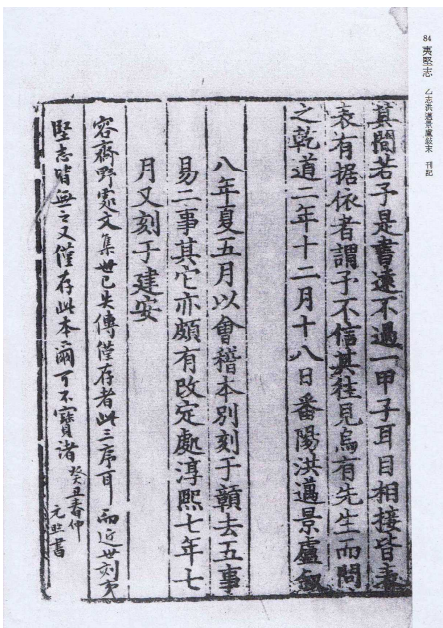
〔9〕なお、『眞蹟日録』卷五に、「蘇長公手録『漢書』全部及『金剛經』、黄山谷小草『爾雅』、米元章正書『寶章待訪錄』、蔡忠惠小楷『荔枝譜』・『茶錄』、趙松雪楷行『春秋左氏傳』・『老子道德經』・『蓮華經』、班班見之記載中、今可見者、僅吾家舊藏米老『寶章錄』耳。皇明書家所録冊子有吳原博手鈔『東坡志林』『穆天子傳』『鬻子』『鬼谷子』『墨子』等帙、不下千百紙。其後則祝希哲小楷『嬌雌子』・『三近齋稿』・『夷堅丁志』三卷・『草堂詩餘』・『雲林先生續集』、草書『碧雞漫錄』、文徵仲精楷『古本水滸傳』、自書『歷年詩文稿』三十冊、唐子畏眞書『爾雅翼』十二卷、王履吉楷錄『尚書』・『毛詩』・『國語正文』、王祿之小楷『張燕公文集』、行書『玉雅宜三集』、文壽承小楷『缶鳴集』、文休承小楷『陶貞白集』、皆一時墨池鴻寶、好事家所當亟購者也。」という記載も見える。

〔10〕ちなみに、『夷堅志類編三卷』について、元・馬瑞臨

撰『文獻通考』（文淵閣影印四庫全書本）卷二百十七に、次のような記述が窺える。「夷堅志類編三卷 陳氏曰、四川総領陳曄日華取夷堅志中書文藥方類爲一編。」

◎ 静嘉堂藏宋刻元修本『夷堅志』書影

【「乙志洪邁景盧敘未刊記」、『静嘉堂宋元版圖録 圖版編』（汲古書院一九九二年版）による】



〔附記、本稿は、JSPS科研費16K025886による研究成果の一部である。〕